

西路军女战士 蒙难记

● 著者 董汉河

● 编辑 西北军事文学

● 出版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董 汉 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8 号）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9.125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89年 1 月第 1 版 1989年 1 月（兰州）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ISBN 7-5033-0077-9/I·68

定价：2.80元

引 言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历史在这里留下了累累的足迹：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灿若繁星的石窟，艺术瑰宝武威铜奔马，还有雷台、汉墓、居延汉简、古城遗址，真是数不胜数！

这也是一段历史的足迹。它离我们只有五十年，这段历史的许多当事人、见证人都还健在，但这触目惊心的历史却深藏于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雪山、草原而鲜为世人所知。因为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屈辱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一千余人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那悲壮惨烈的事实，是那样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多少年了，人们不愿提起，不愿诉说。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经发生了就不会消逝……

且不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如何，也不说它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那是学术论文的任务。近几年，我几乎跑遍了河西走廊，跑遍了全国各地，了解到西路军失败后的许多真实情况，也看到了他（她）们现在的命运。历史的画面和现实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叠印在一起，时时在我胸中涌动，真有不吐不快之感。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读

者。

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不了解失败的历史就是患营养缺乏症。不是吗？西路军幸存的英雄将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却最后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个教训比西路军的失败还要惨痛！

西路军失败后，遭遇最悲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她们当年大都在二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只有极个别的超过三十岁，而且全都经过长征，三过草地，坚持到了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她们究竟有多少？

原西路军的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告诉我：会宁会师后组织起来的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光体检合格的就有一千三百多名。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服装股副股长王定国告诉我：西路军前进剧团有一百多人，多数是女的。

原西路军供给部的科长杨文局告诉我：西路军总供给部和各军的后勤部门，医院，都有许多女同志。

她们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回到延安者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

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你要写西路军女俘？我反对。咳！太惨了！我曾调查过两年。在临泽倪家营子，那些被打死的红军女兵，被剥光了衣服，有的被割去了乳房，有的阴道里塞着木楔……当时我听着都哭了！”曾在甘肃省妇联搞过一段妇运史的一位同志这样告诫我，“那些被俘后被迫给人当了妻妾的，有些还活着。你写她们被俘后的遭遇，不是给她们伤口上撒盐吗？”

真的是往她们的伤口上撒盐吗？我们还是听听原西路军女战士的意见吧。这是王定国1983年10月给中央及有关领导的报告：

今年9月，我与伍修权同志一道重访了我们在抗战初期工作过的兰州等地，又单独去了河西走廊、临夏和西宁、银川等地，看望了不少原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至今还留在上述地区的老同志，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及有关领导作一汇报。

据统计：在甘、青、宁三省（区）的原西路军同志，目前尚存一千一百余人，其中甘肃八百余人，青海二百余人，宁夏一百余人。他们多数是四川人，也有湖北、安徽、

湖南和江西人；大都是1931至1933年间参加红军，有少数是二十年代后期参加的；当时他们有人才十二、三岁，最小的才九岁。不少同志是从敌人屠刀下及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的。他们中有很多是女同志，遭遇更惨，不是被迫作劳工，就是被逼沦为敌人妻妾，有的被转卖改嫁多次，受尽凌辱。男同志大都流落到农村、牧区或靠挖煤、帮工、拉车、卖水、理发甚至乞讨度日；不少人已成为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人。建国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仍在农、牧区或工矿、街道靠体力劳动谋生，只有极少数人被分配过工作，不仅在生活上一直十分穷困，更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都被作为“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有的同志被摧残致死致伤。他们说，解放前我们受尽苦痛，抬不起头；解放后仍然翻不了身，抬不起头，谈起就声泪俱下，满腹辛酸。

据了解，这批同志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绝大多数都坚持了革命立场，保持了红军本色，对党的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有的曾经立有战功，战斗中临危不惧，失败后顽强不

屈。建国前后积极迎接解放，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成为我党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和骨干分子，其中不少同志入了党或恢复了党籍，有的还当选为县（市）、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或先进模范人物。但是，目前他们仍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仍受歧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照顾；生活待遇太低，无工作者每人每月仅发给15至25元；无公费医疗、住房困难、子女就业难和孤寡老人无人照管护理等。他们自己及周围的人都反映，几十年来他们为革命吃苦受罪最多，可是享受待遇却最低，个别同志因此怀有较大的抱怨和委屈情绪，普遍渴望党和政府对他们进一步的关心照顾。

这批同志年龄大都在七十左右，最小的也已六十多岁，许多都带伤患病，不断有人去世，有几位同志不久前还同我联系过，竟在我到达前一、二月内病故了，使我和他们感到终生遗憾。目前还健在的同志见到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后，都异常激动，不少人（特别是女同志）都失声痛哭，他们一致要求我们为其反映意见和提出愿望。我听后认为他们的要求大部分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

难做到的。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情况造成的，不应由他们本人负责，他们有的曾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抗战开始以后，由于种种情况未能将他们一一营救收容归队，才使他们长期流落异乡，备受苦痛。建国以后虽然对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却缺少更切实周到的安扶照顾，致使他们仍受艰难。我认为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他们总共只剩一千来人，又正在逐年减少，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关心他们，尽可能再给一点照顾，使他们在饱受艰辛委屈之后，有一个稍为安适的晚年……

十五天后，当年的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曾参加过西路军营救工作的伍修权同志，在给“中组部并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重申了如下意见：

一、正名。过去称他们为红军流落人员，同意肖华等同志的意见正名为“红西路军老战士”。

二、改善他们待遇，如以一千二百人计，每人每月生活费定为伍拾元，每月六万元，全年七十二万元，除他们原有所得外，实际每年增补约四十万元左右。

三、全部给予公费治疗，尽可能改善他们居住条件。

四、来北京参观和回家探亲，这两方面用钱较多，照顾国家当前的困难，可分步骤地做。第一步可考虑组织200—300人到北京参观，由中央同志特别是李主席、徐帅接见，将有重大影响。其他以后视情况进行。

此项工作，应通知有关的省军区积极配合进行。

伍修权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1983年9月，在兰州、西宁、银川、临夏和河西走廊，当西路军幸存的女红军见到原西路军的老战友王定国时，都十分激动，有的抱头痛哭，特别是被敌人活埋未死的女同志。见面后抽泣得全身颤抖，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几位原来与王定国熟悉的女战友，重逢后一步也不肯离，一会儿痛叙昔日伤心事，一会儿又高唱当年战斗歌。当地政府请这些女红军和王定国一起吃饭时，有的拿起筷子就眼泪汪汪，说几十年来不仅没到这样的地方吃过饭，也没有这样被当人看过。有的说，自己的病一下子就好了一大半，从此可以多活几年，再为党尽一点力量。

她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得十分艰难。但是，当王定国脱下自己的衣服或拿出自己的钱送他们时，他们却再三谢绝。鉴于此，王定国才和伍修权写下了上面的那两份报告。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如下的解决：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二、无正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40元；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近几年，在安西、永昌、临泽、肃南，都先后修起了西路军烈士陵园或西路军烈士纪念碑。但是，有些具体问题落实起来，还是困难重重。

1987年10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司令员应邀从成都到河西走廊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沿途会见了不少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西路军散落民间的老战士，倾听他（她）们的呼声，为他（她）们的政策落实而呼吁。离开兰州的前一天，他一定要让我找被俘后流落兰州的一位原西路军女战士来见他。见过之后，他很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右手拍着我的肩膀，伏到我脸上说：“小董同志呵，你能不能帮我呼吁一下，帮这些被俘的老红军战士落实一下政策！那是战争，同志啊，被俘不是他（她）”

们的责任。现在政府明文规定，称他（她）们西路军老战士，每月抚恤四十元，包医疗费。可有些单位医疗费就是报不了。安西有这个情况，兰州也有。同志啊！我们党的不正之风，不是因为每月给他（她）们补助了四十元，也不是因为给他（她）们报了医药费！”他那已经变了调的河南口音，急促而响亮，在我耳边一阵阵地轰响。

说罢，这位带着随身秘书的老司令，亲自伏在茶几上，吃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了如下这封信：

甘肃省民政厅朱玉厅长及诸领导同志：

你们好。我们党、政府对西路失散老红军的关怀已有明文规定。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以西路军老战士的名义向同志们表示感谢！但从河西回来，有少数失散的老同志反映，也有些问题有没落实，如医疗包干等问题，安西、兰州都存在。详情托董汉河同志面谈。建议帮助落实为感。

顺致

近佳！

陈明义

（1987年）10月22日于兰州

目 次

- 引 言
- 第一章 被残害者
残害总数
目击者的见证和刽子手的交待
三个活埋未死的女红军
- 第二章 被俘的妇女先锋团女团长
被俘
从江西到会宁
西进河西走廊
凉州狱中
在“尕老五”家
不被收留
流亡社会
又见亲人
- 第三章 前进剧团的覆灭
她们连一座小小的坟丘都没有
严冬，鸟儿从空中栽了下表……
夜深沉
- 第四章 西宁“新剧团”
刀刀拿来头割下，死不了还是这个唱
法… …

- 撕羊毛的女人
舞鞋飞上了敌人的茶桌
- 第五章 军长和他的亲人们
孙军长和他的妻子
孙军长的儿子和儿子的母亲
- 第六章 她积攒了几十年的党费
- 第七章 舍身救战友的李文英
- 第八章 她从虎口里逃出，还带回了两个人
- 第九章 妇女团政治部主任这样归来
- 第十章 11岁参军的陈茶秀：“我这一辈子活的冤枉呵！还没等活呢，就先老了……”
- 第十一章 党中央在关心她们……
派“使者”去凉州
周恩来与马麟会面
派“使者”去西宁
- 第十二章 张琴秋的悲剧
到中山医院
杜娘，飞向远方
又落虎口
悲剧并未到此结束
- 第十三章 女俘的儿子和他的养父养母
- 第十四章 为了烈士的后代，她活下来
- 第十五章 两个女战士之死
- 第十六章 工厂里的苦役犯

- 皮毛厂
义源工厂
- 第十七章 甘州星火
甘州“新剧团”
特殊身份的护士
千里寻“夫”
她们的下落
- 第十八章 “她没有男人，我没有女人，我们就
在一起蹴下了。结的什么婚！”
- 第十九章 她们成了回民
“我们都不吃大肉……”
“你们别急，等红军成了天下，
有你们好看的！”
- 第二十章 她们虽然未曾被俘
16岁的杨桂香，迟迟不肯脱下她的内
衣……
装哑巴十几年，谁知道她的辛酸……
本是夫妻成双对，隔河东西永分离
- 第二十一章 刽子手们的下场
黄鹤一去不复返
12年后，韩起功又落在西路军流落战
士的手中

第一章 被残害者

残害总数

虽然，那些被俘后的幸存者绝大多数都命运坎坷，带有很大的悲剧性。但他（她）们逃离虎口后，有的又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散落民间者，也逐渐被政府和人民承认，比起那些当年就惨死在敌人手中者，毕竟是幸运的。

1958年，张掖肃反五人小组在总结中留下了如下的统计数字：

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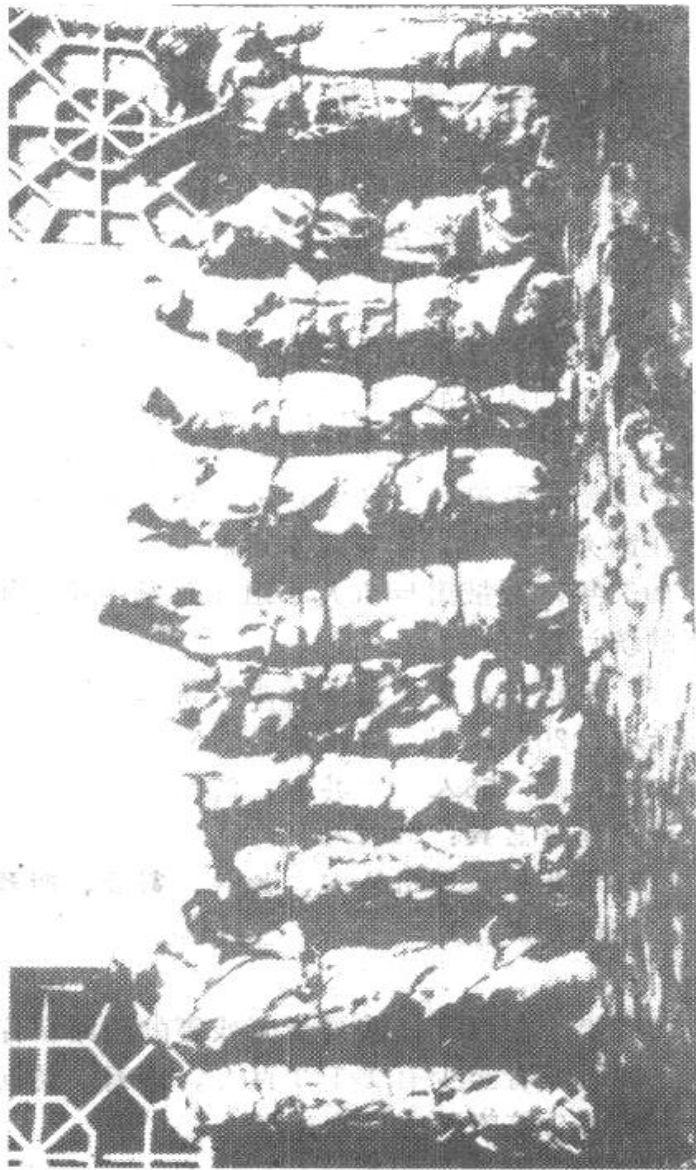
活埋：2609人 枪杀：575人

烧死： 56人 其他：27人

杀害红俘总数：3267人

（所谓其他，即用扒心、挑喉、割舌、断颈残害者。）

1937年，在西宁，被马步芳残害的西路军俘虏，光被活埋者至少有1千8百人。请看《访问西宁市革命公墓隋同志谈话记录》：



▲马匪将西路军战士残害后捆扎，准备运走邀功请赏。

挖掘马匪活埋红军万人坑的工作，当时土葬社的丁永旺参加了，但他已死了。据他跟我说，红军烈士的头骨是用红布口袋装的，总数大约是一千八百个。

1988年重修西宁红军墓时，查检出的红军烈士头骨是517个。

甘肃的古浪、张掖也有几个埋葬红军的万人坑，笔者采访时曾亲眼见过。

目击者的见证和刽子手的交待

1937年旧历十一月初四，马步芳驻张掖的旅长韩起功下令全城戒严，把分到各连的红军俘虏和孩子全部集中到大衙门后花园和东西岳庙。半夜，又把各家各店的大车集中起来，押俘虏们上车，说：“送你们回家去！”然后往东关外飞机场押送。

飞机场边预先挖好了两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丈的大坑。住在飞机场附近的农民李发荣吓得一夜未睡。他看到，天刚黑，飞机场四周三里路以内禁止通行，马家军都拿着大刀、手枪和上着刺刀的步枪站岗。李发荣担心家中出什么事情，不断爬到房顶上偷看：四周静得很，从东城门外到飞机场五里长的路上和地里，满满的都是